

齐新月

古树通神

我不烧香、不拜佛,只拜古树。每到一个地方,或名山大川或乡村旷野,见树必拜,同事友人问我何理,答曰:老树缺人气,而我缺灵气,接树叩几个响头,树感受我传达的人气,我沾沾古树之灵气。

我想这高大健壮的古树,挺立于天地间,经历自然界的风霜雨露,雷击虫蛀,有祖先的手温护佑,又护佑着我们。作为人类,生命有限,对这些无语而有灵的古树,难道不该代代保护,让其对子孙后代传承爱意吗?

古树下乘凉的祖先,修道的高人,爬树的孩子,树下母亲盼儿的身影,都成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爱的奉献,“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艰辛执着。

那些古梅、古桂花、古松、古樟、古槐、古柳、古柏、古椰树,都是我顶礼膜拜,心存敬畏的树神。我有幸工作在一个古树多而品种全的随州,炎帝神农出生的地方。有中国千年银杏谷,一千年以上的古树有338棵,那些古树散布在古镇洛阳的山脚下,或农户门前,金黄色的银杏像翩跹的蝴蝶,让人恍如庄周梦蝶的意境,随意、自由,那种黄又如古时皇宫里皇袍加身的“黄”一样庄严、高贵。这些古树,不知是哪位先人高人,何时所植,却给我们世世代代的后人留下无数神秘美好的精神和视觉的享受,让我们感到生命的顽强、高贵。

2010年,蒋子龙先生来随,文友索字近三个小时,他累得不亦乐乎时,我把自己创作的一首打油诗拿出,请蒋先生赐字,诗曰:“湖北洛阳镇,遍布古银杏,人称活化石,我尊为树神”,蒋先生随手写下“古树通神”四个字。到底是大作家,不像我等罗列之。

古树身上的气息令人沉迷,散发的清香历久弥新。

我们不可能像古树一样长久,但我们却能够植下古树,保护古树,让自己的灵魂依附于古树,为后人留下精神的,灵魂的护佑。

人行道

周吉文

阳光被打碎
从梧桐树叶间穿过
蔷薇攀附围栏
人行道上斑驳
路人无暇景色
匆匆奔向工作
干练的步伐
闯出每天生活

何时成为他们
踩着自己生活
印记与人交错
远去孤影一个

夕阳照蔷薇
向居民小区间滑落
梧桐一片金黄
叶落知秋萧瑟
老人步履缓缓
自若穿过金色
风霜的目光
散步从这经过

何时成为他们
不患时日少
孙子孙女嬉闹
一生淡然度过

城里(外一首)

朱德康

城里的话好听
房子结实,道路也干净
老人不养鸡,河里养着金鱼

奶奶告诉我,她没有去过
爷爷说,参军那年
他第一次进城,坐火车
小时候,总盼着父亲带我走
可惜他去的不多

读高中时,我在城边上待过
当时有城墙,城门下
熟悉的人群,来来往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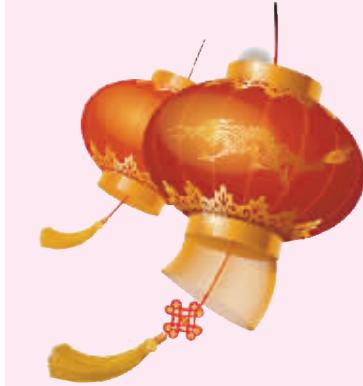
再后来,城墙拆了
城门口铺了柏油路
进城的只有车子,却不见乡亲

那些树

那时,它们一天天长大
比我高,比父亲高
我第一次看见了父亲的微笑
我有些沮丧

多年以后
那些树走进千家万户
唯独没有走进老家
听母亲说父亲又笑了
远方的我,不再沮丧

如今,那些树
又长高了
高过父亲,高过我
我讲着那些树
一旁的孩子笑了



今天,是新中国的生日。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69年不过是短暂一瞬,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新中国成立的69载,是充满奇迹和辉煌的历程。我们不能忘记,中华民族曾饱经沧桑与苦难,我们需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定。在祖国温暖的怀抱里,我们安然地细数自己的成长和生活的点点滴滴,或许就是对新中国生日最朴素的献礼。

——编者按

国庆,我想说……

老家的国庆节

吴增苗

后辈们幸福安康。

我们那个村儿叫覃寨,是广西一个不知名的村落。在我的记忆中,老家人对国庆异常重视,家家户户隆重操办,招呼亲朋,全村热闹欢腾,其程度不亚于春节。

国庆节还没到,每家每户就向亲朋好友发出了热情的邀请:“嘿,老表,今年国庆来我家吃节啊!”对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老人早早下了命令:“回来帮手,今年客人多!”这么盛大的邀请,没点底气可不行。底气在哪里呢?粮仓里堆到屋顶的金黄的稻谷,猪栏里那两头肥滚的大白猪,院子里那一笼鸡一笼鸭,还有一园子生气勃勃的蔬菜。鱼塘里开始放塘捕鱼,网子筛过去,筛过来,惊慌的鱼群聚拢乱窜,想买鱼的村民早已挤满了塘岸。

国庆节来临前,家家户户扫屋,照着十桌八桌预估的人数备好桌椅碗碟筷,早早挑着新稻谷碾回两担晶莹雪白的新米。猪要提前一两日杀好,挑出猪脑肉,切成手帕大小的方块,放进烧沸的花生油里,炸成酥黄的大扣肉。一块一块,厚厚实实的,金灿灿亮出内香,摆在堂屋最显眼的八仙桌上,让到访的宾客脚刚踏进屋就瞧见。这是最赤裸心意的表达,我家可是做足了准备了呢!

国庆节那天,天一亮就要祭祖。家家户户带上酒菜茶水,提到族里的祠堂上供。通往祠堂的路上,祭祖的人家一户接一户,绵延在清晨蒙蒙亮的天色里。祠堂老旧的木质门楣上,红纸黑字贴上了“欢度国庆”。大伙儿想告诉祖先:当全国泰民安,

挨近十点,村外的公路,在以前是客人如流,大家挑着担儿,穿着新衣裳,喜气洋洋。现在是小汽车一辆接一辆,摆起了长龙,客人们陆陆续续到了。主人家的电视机早就打开了,厨房里也哗啦啦传出了煎炸炒煮的声音。家里有高龄老人的,宾客先跟老人握手,凑到老人耳朵边大声问好,自报家门。喝过茶后,从一楼到顶楼,将主人家新建的小洋房仔仔细参观个遍。主人家脸上的自豪之气毫不掩饰,得意地问:“还行不?”客人跷起大拇指,赞叹主人家能干,有本事,有人聚在一起,交換着亲朋好友的消息,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谁家在城里做装修发大财了。小孩们早已玩作一团,跑来跑去,满头大汗。

午餐之后,宾客有的午休,有的去逛村子。那未成家的后生姑娘们,不约而同来到江边码头,既看风景又看人。

晚餐是重头戏,九菜一汤必不可少,一溜儿的特色菜,柠檬鸭、白斩鸡、扣肉芋头、生鱼片、田螺煲鸡、杂烩汤……主宾大快朵颐。男人们喝酒划拳,在今日,开头的酒令必是大吼一声,祖国好!祖国强!女人们则想着晚上的晚会,以前是放电影,娃儿们早早搬个小板凳去占座。现在村民积极性高,表演欲望强烈,广场舞,唱山歌,演小品,常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我曾问父亲,家乡的国庆节为何如此隆重?父亲说:祖国生日,普天同庆。新中国成立,在我看来就是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日子,当然值得庆贺!老家人用最朴实的方式庆祝祖国的生日,也晒晒自家的好日子。



张金刚

我和她,都出生在改革开放实行的1978年。彼此沿着各自的轨迹,生活在新旧生活更迭的上世纪80年代,度过了有别于父辈,充满新奇又充满希望的童年、少年时光。

我和她的相识,缘起一次国庆文艺汇演,共同的兴趣爱好让我们成了朋友。当时,我们读初三的两所学校虽相隔不过十几里,但由于严格的管理、崎岖的山路,致使我们只有怀念,难得相见。于是那一张张青涩的小纸条就成了我们沟通的唯一渠道。

那年中考后,她上了师范,我读了高中;她在外地,我在县城,相隔数百里。一封封写满相思的书信,便通过邮车、邮递员,串起了两地的心、难舍的情。透过融进感情的字里行间,了解了彼此的学习生活、烦恼苦闷,一起祝贺学业有成、一起排遣孤独落寞;有时还会在信封里夹上一张刚照的相片,或者一枚刚摘的树叶。

她分配到一所乡中教书,我则晚两年分配到县高中教书。庆幸的是学校传达室都装了电话,可以互通信息。她那边老师少,打电话方便些;可我这里却要排队。你在前面讲电话,后面等着一堆人,想要说点暧昧的话根本不可能。因此,我们约好咳嗽两声就代表“想你”,咳嗽三声就代表“我爱你”。那天,她心情高兴,我咳嗽两声,她咳嗽三声,咳嗽个不停。后面等电话的不耐烦了,我只好回头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今天感冒了!”第二天清晨,她便来学校看我,带着感冒药。

2003年国庆节,我们结束了马拉松式的恋爱,组成了家庭。随后,她调到县城,我调进机关,都配了手机,且几年间换了好几部。这时躲在无人角落里,想聊多少时间就聊多长时间,只是每月的手机费都要透支。中午吃什么饭,回家买什么东西,这些家长里短,只一个电话即可搞定。

李红霞

没想到,我师范毕业的首站,竟是一所地处深山的复式小学,十七名同学三个年级。课间休息,一个留着鼻涕的小男孩,凑到我跟前,怯怯地问:“老师,我们也可以像城里学校一样升国旗吗?”我不假思索地微笑回答:“当然可以,周一!”

想到校长因经费紧张而紧锁的愁眉,我便拿出决定自己解决。周末,买了国旗、磁带,提前返校,找村长帮助砍树、备绳,制作简易旗杆。忙到深夜,才准备就绪。周一清晨,我亲自当升旗手、随身听放国歌,一人带十七人,行注目礼,凝视着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伴着红日一同升起,第一次飘扬在深山上空,我哭了,孩子们也哭了。

十六年前那场朴素的升旗仪式,我终生难忘,更难忘孩子们庄严的队礼、闪亮的双眸,感动的泪光。从那日开始每周升起的国旗,已不仅仅是一面国旗,那是孩子的梦想和希望,足以激励一生。

老家的六爷,在村里有些另类,每年春节、国庆都会在自家门楣悬挂国旗,成为一道风景。去年国庆回家,瞥见那面五星红旗,我不禁与六爷攀谈起来,也明白了深藏于他心中的国旗情缘。

六爷参加过抗日战争,去过朝鲜战场,曾亲眼目睹战友们前赴后继,用生命护卫红旗插上山头的悲壮一幕。受其影响,年轻的六爷表现英勇,并有幸当了一段时间的旗手,冲锋在战斗前沿。自此,六爷更将国旗奉为至宝,年年悬挂,坚持几十年。

那面悬挂在六爷家前门的国旗,映红了山村。那已不仅仅是一面国旗,那是六爷的信仰和追求,铭刻着那段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更凝聚着对如今幸福生活的珍惜与感慨。

那日值班,接到一位老者来电提醒,单位楼顶

的国旗该换了。我特意到楼下仰头一看,可不是,经历风吹日晒雨淋之后的国旗,颜色已淡、边缘起毛,显然不太庄重、有失庄严。向领导汇报,立即派人重新更换,且严肃要求必须随时检查,保证鲜艳、规范。

此事,引我深思。行政机关悬挂的国旗,不仅仅是一面国旗,那是政府的形象和荣耀,展示着地方发展的成就与活力,是群众心中的依靠、幸福生活的航标,不容小觑。我暗自决定,自己要做无名监督员,让小小县城的国旗时刻红艳、高扬。

海疆边陲,在边境线上猎猎飘扬的国旗,昭示的是领土的完整与神圣;灾难来临,飘扬在灾区上空的国旗,是种不倒的信念与激励;身处海外,只要国旗飘扬的地方,便是温暖的家园与港湾;异国遭险,在祖国大地、在自己心中永远飘扬的国旗,便是坚强的后盾与靠山。

无论何时何地,五星红旗,都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因为那不仅仅是一面国旗,更代表着我们的祖国,至高无上、不可侵犯,值得我们用毕生去追随、增光、捍卫!

不仅仅是一面国旗

便捷的通信手段,让我们的“想念”可以即时表达。虽时过中年,少了甜言蜜语,但一个表情、一个图标、一段视频,足可传递彼此的挂念。

去年国庆结婚纪念日那天,她翻箱倒柜地找出了我写给她的一堆小纸条、书信,我也找出了那把锃亮的口琴、数部换下来的旧手机,不约而同在床上摊开了几十张花花绿绿的电话卡……

回忆过往,我们相识在改革开放初期,又踏着时代进步的脚步,相恋、相知、相守在新时代的灿烂阳光下,不由感慨万千。接下来,我俩忙活了几个小时,用数码相机把这些历史的见证都拍下来,再配上结婚照、女儿成长照、全家福,制作了一部精美的电子相册,背景音乐就是那首饱含故事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我和她今年都已40岁,与改革开放同龄;每到国庆,便会感慨“我的国”与“我的家”关联之紧,变化之快,对未来满怀憧憬。

这就是我们俩的爱情故事,或许也是你们俩的!

马勒的号角

欧阳

大概有十几天了,我一直在听马勒的D小调第三交响曲,听得有点犯迷糊。

说迷糊是因为我不太懂音乐,而且也不把各种专业人士关于音乐的分析和讲解当真理,觉得像“命运在敲门”之类的说法不太靠谱,贝多芬也就那么一说,真没必要就音乐投射出有形的画面。

没有特别的理由,我仅仅是想,音乐是艺术,而完美的艺术——那些近似于无懈可击的作品,在我们忍不住反复“阅读”它时,是不需要去想作者意图的。即便是那些图说的绘画,如果在具象的色彩和线条,甚至光影、构图、装置之外,没有呈现出难以描述的“意境”,所见只是作者的所谓目的、意图,那真就不得不去用心观赏,音乐如此难以言说,更是如此。

那么,歌曲呢?有时候我也会自问,针对歌曲的自问,我建构了一种自造的理论,那就是填词仅是隐晦的引导,而谱曲才是对诗歌中文字无法阐述情感的延展和深入——虽然实际上未必如此。

胡扯告一段落。回来说马勒第三,我对乐曲中的铜管乐很着迷,马勒是啥意思我是不会去想的,我只是琢磨那些让人心潮澎湃的鼓号声。

不过,关于马勒所为,也不是全然不想,我就总在想一个似乎是音乐之外的问题: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高频的尖利声响?这是一个老疑问,最早喜欢马勒是因为第五交响曲——同样是尖利之声不时呈现,感觉他酷爱高频声,不夸张地说,如果可能,我估计着马先生一定会让大贝斯也发出尖利的鸣响。

前两天和朋友吃饭,见到很久没有面谈过的音乐发烧友哥们的儿子,于是就请教了这位爱收集音乐资料的大叔。结果有所释然。

原来马勒这个家伙打小就在军营边生长,饱受各种军号摇摆,甚至叮当乱响的金属之声无不习以为常,估计应该是到了那种没有小号高频声敲打耳膜就睡不着觉的状态,所以才有对高频音响的迷恋,才有烂熟于心、脑的了解和运用自如,才有交响乐中铜管乐声音的无敌协奏。

大约这种环境促成了对铜管表现力的娴熟演绎,

但高频音效并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美妙的,我就看到乐评人和指挥坦言,尖利声音总有点“滋扰”之憾……但总体而言,我还是倾向庆贺“环境”成就的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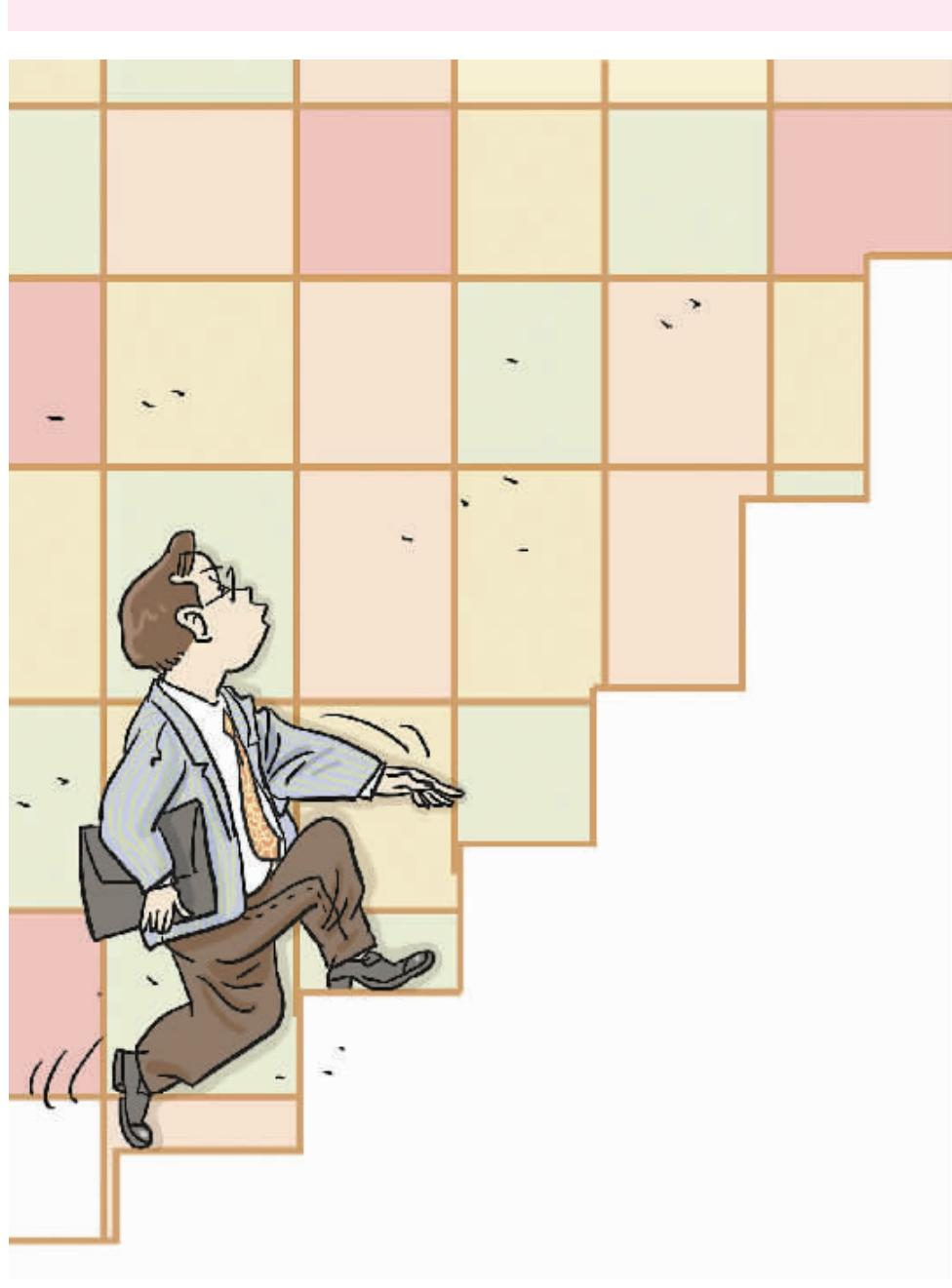
一个人的直觉行为,无论成败可能都难以脱离环境的影子,就如专家所说,比如哈布瓦赫,即便环境不是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但对其可能性的范围一定是有限制的。很多时候,这种无意识情形下积累的习性,显然会在个体后来所作所为——包括心理上的因素,甚至是理性行为——刻上难以抹去的痕迹。

这种感性认知俺们古已有之,就像传说的“孟母三迁”,无疑是过来人对环境之力的深刻感悟,也许没有理论的高度,但毕竟是孟母深知自己怎么着都拧不过环境的影响,或者说,苦口婆心的训导,即便有所收获,估计也会被恶劣环境冲击的所剩无几。所以,思想家才反复叨叨:好的环境使坏人变成好人,而坏的环境则会将好人拽进坏人堆儿里。

这种道理说起来妇孺皆知的样子,遗憾的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通常的行为(也许是普遍的)并不支持这样的理性启示,比如某个心灵大师,感悟了好些日子,然后高论说,闭门关窗就可以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似乎真的可以躲进小楼自成一统。

人是社会动物。如果不是对环境的介入、改变,比如说对公平秩序的维护,哪怕是胆怯地斥责一下不道德行为,或是弱弱地对勇敢的人表示一下支持,仅凭一个人,或是一小撮人的孤守,我怀疑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修身养性。就像马勒,躺在床上也会被军营中的各种声音洗脑——当然了,我们可以将之归类为好的因素,从而才能在今天享受到澎湃心绪的马勒号角。

纯粹的音乐是最难以言说的,或者它就是黑箱一样的精神深处最本质的心绪波动,是超越理性、超越逻辑,甚至脱离世俗羁绊的“初心”。即便如此,它也摆脱不了现实环境的雕琢。回到形而下的俗世生活,环境,作为个性习惯、个性心理的塑形因素,必然和立基于上的欲望紧密勾连,倘若身处“坏”的环境之中,好人也会滋生出坏的倾向,而“坏人”根本就没变好的理由,您又如何独善其身呢?



不是因为有了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会有希望。

赵春青画